淡江時報 第 455 期

**十六屆五虎崗文學獎 散文組首獎**

**瀛苑副刊**

得獎感言
  
  
　中國時報在去年時報小說獎徵文時，有個很妙的比喻：散文是沙拉、小說是主菜、詩是甜點，當下不禁讓人有食指大動的感覺，文學的魅力就像嘴饞的慾望一般，它無可避免也無法抗拒。閱讀與書寫，如果真能恰如吃飯與做菜，很高興自己似乎有些些這樣的幸運，有幾分下廚的天份。
  
  
　關於寫，我也常問自己這延續的動力究竟是什麼？我沒有信仰，或許長久以來，我已經無意識地把它設定成救贖自己的模式了。
  
  
　
  
  
0
  
  
狐狸對小王子說：「馴服我吧……。」
  
  
  
  
1
  
  
　故事裡小王子和狐狸的確變成了朋友。馴服，人與動物間最灰色的情感地帶，我們早餐吃的培根和煎蛋，是拜人工飼養的豬雞所賜，豢養動物能提供固定的蛋白質來源，或其他用途，我們可以日復一日的吃用，可以渾然無覺。馴服與被馴服，恐怕不僅僅只用友情的關係可以形容的，好吧！如果真的硬要冠上「朋友」會讓人想起什麼？我直覺想到的就是貓狗，特別是狗，不是嗎？在刻板印象裡牠甚至已經和「忠誠」畫上等號了。
  
  
　我闔上書本，輾轉繞到後院的倉庫，去看看紙箱中方才出生的狗兒，空氣裡還滲著幾絲絲的血腥，外加母狗身上原有的體味，雜成的熱氣就在我開門時，強烈地撲鼻而來。「黑金」警戒的朝我的方向張望，我喊了喊牠的名字，牠從喉嚨發出的低吼才停止，哺乳期的母犬很容易神經質，穩定性不大、也容易咬人，我小心翼翼地蹲下身來，不敢有太大的動作，暈黃的電燈泡下，只看到牠底下的四團小毛，用來墊箱底的破布上還留著生產時未乾的血跡，三黑一黃、田鼠般大小，他們逕自吸吮著奶水，眼睛還沒睜開呢！
  
  
　這是今年春天我們家新添的一胎狗仔，我想父親對此事應當相當的高興才對。在我們庄裡，他是愛狗出名的，養狗甚至已經變成我們家養雞場工作後另一個副業，為了繁殖出純正血統的台灣土狗，他跑過很多地方，只要夠優，甚至不惜用高價收購。三個月前牡犬「黑金」發情，一算好排卵的日子，他就載著狗驅車上山，找他的布農族朋友接洽，小狗們的父親是虎斑色的，雖然這不是最極品的毛色，卻是隻稟性很好的種公，為了護主甚至還有咬死人的記錄。談到狗，父親每次都是眉飛色舞的，土狗的品評還有一定的標準，就常常聽他背出一大堆口訣，什麼站耳、鐮刀尾、九宮腰、羌仔腳，俯看狗的頭部像南瓜頭、側看要似葫蘆頭，舌頭要有斑、虎牙還要倒勾……我們家留下來的土狗仔全都是他精心挑出的模範生。
  
  
　會養狗最先是為了防偷雞賊，叔公過繼給我們家的秋田，是我有記憶以來第一隻狗，最後那隻大秋田是被宵小毒死的，從此父親的腦海就留下日本犬很笨的印象。迷上土狗，要推溯到年輕時他在外島當兵的往事，外島的軍旅生活，沒有親身嚐過是無法明瞭的，除了要忍耐離鄉背井之苦，壓力和寂寞無可抒發的鬱悶，更是令人難耐。父親迷上養狗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在二膽服役，二膽是圍繞在金門島附近的小列嶼之一，聽說那時連冬天都沒有熱水，光著身在十度以下的低溫洗澡，水往身上一澆，就發出像熱鍋噴上涼水那樣「ㄑ一ˋ」的聲音，日子過得苦哈哈。
  
  
　那時候的大夥最悶的事情就是站哨，站哨是件苦差事，尤其又剛剛經歷過八二三炮戰，什麼對岸有水鬼半夜會摸上來割耳朵的傳聞，總是搞得大家草木皆兵，唯一陪伴漫漫站哨時段的是一群狗兒。牠們可以說是沒有主人的野狗，靠著營區的剩菜剩飯度日，活動的範圍也不出軍營附近。最讓父親難忘的是每天巡哨的時候，牠們總是喜歡跟班，不管陰晴都風雨無阻，而且遑論季節是晝短夜長或晝長夜短，也從未遲到，雖然沒有計時用的錶，牠們對時間的敏感度甚至比人類還準呢！偶爾碰到遲來的阿兵哥，遠遠的就可以聽到狗兒大吠，好像在催促說：「夥伴！該巡哨了。」有狗兒的陪伴，不僅多了幾分趣味，值勤時還可以壯膽，因此同袍們也多樂意讓牠們跟隨，「還是咱台灣的土狗仔卡巧卡好教啦！」也就是這個原因讓父親一直對台灣犬情有獨鍾。
  
  
　小狗們以吹氣球的速度長大，春假回家已經有成犬的一半大，還當我是生人，對我齜牙咧嘴的吠，我屈指算算，不對呀！一隻、兩隻、三隻……黃的呢？那隻黃的怎麼不見了？賣掉了嗎？
  
  
　「啥？放生！阿爸你講啥？」
  
  
　「恁爸抓去放生了啊啦！」
  
  
　黃狗寶寶之所以被父親遺棄，是因為和台灣犬的「標準」差太多了，牠的嘴型太尖、像是狐狸狗，毛色也不合父親的意，更慘的是牠竟然有「白腳蹄」－－也就是腳底圈了一圈白毛的意思，在老一輩的觀念裡，那是非常不吉的象徵。黃狗被放走後，小弟曾背地裡騎著腳踏車出去找，整個庄頭都快要翻起來了，就是找不到。後來他偷偷牽著「黑金」出去尋，才在隔壁庄仔看到我們家的狗，阿弟說他站在田埂邊楞了好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概是失足掉進去的吧，小狗已經淹死在灌溉用的大渠裡了。
  
  
  
  
2
  
  
　我敲著鍵盤瀏覽著BBS站上的討論區，發現生活板上竟然整整有兩頁都是在討論前些日子有同學被流浪狗咬傷的事情……
  
  
　編號 日期 作者 文 章 標 題
  
  
　374 04/28 www　 =&gt; 不叫的狗才會咬人？！
  
  
　375 + 04/28 end =&gt; 自掏腰包作結紮手術吧 :~
  
  
　376 + 04/29 sorry =&gt; 野狗全部抓光光……
  
  
　377 04/29 flyaway =&gt; 在這裡教一個防狗的技巧...
  
  
　378 04/29 enough Re 敬請分部同學勿餵食流浪狗
  
  
　379 04/29 questioner =&gt;愛護小動物的前提素牠們沒有威脅性
  
  
　380 04/29 Bulebaby Re 勿餵食流浪狗--請順便處理鬼叫的貓..
  
  
　381 04/30 heaven　 =&gt; 抓狗是治標不治本啦...但保命最重要..
  
  
　382 04/30 touchheart =&gt; 好殘忍唷！竟然用鐵絲緊緊吊住狗狗的脖子
  
  
  
  
　流浪，一個傷痕纍纍的名字。到底是誰？是誰幫牠們的命運起的這樣悲涼又貼切？牠們亦是流著被養馴的血液，自始至終懷著忠誠的基因繁殖繁殖再繁殖，在城市、鄉野、或者就在你身邊。而忠誠不斷地以意外的姿態在公路上死諫，換來的只是幾秒鐘的驚呼和憐憫……
  
  
　哀號又在十字路口響起，仰著濡濕的鼻孔，彷彿在問天。
  
  
　眾人摀住雙耳，睜著驚恐的雙瞳，張大了口……先是互相推卸、互相指謫、然後互相包庇、再一齊在詭譎不安的高分貝裡懺悔最後逃亡。
  
  
  
  
3
  
  
　父親和他外島的狗弟兄，其實有一個非常不討喜的結局，那群狗在父親他們部隊移哨後，就被新來的士官長給宰掉了，我記得那時我還追著他問，為什麼不乾脆一起帶走呢？他說，我們移哨是換到小金門，過海耶！狗那麼大怎麼帶？
  
  
　放生黃狗的事，我也跟他吵，小時候不像搞不好長大以後就像了呀，還有什麼……「白腳蹄」，添進叔養的哈士奇犬腳也是白的呀！就是眼睛藍藍的，愛斯基摩人用來拉雪橇的那種狗啦！父親解釋說，那隻黃的血統不穩定，養在家裡如果雜到家裡其他的狗就糟了……
  
  
　「可是牠在外面無法野生呀！」……
  
  
　狗早在舊石器時代就被人豢養至今，牠們已經被馴服很久很久了，不是嗎？
  
  
  
  
4
  
  
　我在夢裡竟然聽見小王子對狐狸說：「過馬路要自己小心喔！」